

編者的話

2010年歲幕將臨，寒天臘月還望多多保重，以便全心全意的迎接救主耶穌的誕生！本期主題用了源自希伯來文，「厄瑪奴耳」是「Emmanuel」，是耶穌，意思是「主與我們同在」。原來他們和中國人一樣，起名字是有意義的。

信友們平時心中有主而平安喜樂！但是人生常遇到不如意事而引起：焦急，憂愁，疑惑，孤獨，害怕，有生命危險等困難時候，這時更應全心全意的相信「主與我們同在」，而深信上主給我們祝福：上主說：「不要害怕，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 5, 20)。本年8月間33位在智利礦工遇到礦難，在地底6百多公尺下，頭頂是近七十萬噸的岩石，與外界完全隔絕，僅有吃剩下的午餐和2天的食糧，由天主教友的領班以慈愛，公平的基督精神，更有處變不驚的智慧，設祭壇全體定時祈禱，這時他們心中有主，堅信「縱使我應走過陰森的幽谷，我不怕兇險，因禰與我同住。」(詠 23: 4)，以5餅2魚的方法分食少少的食糧，生存了17天，直至救援到來，他們經過69天漫長的救援全部無恙的脫險，結束2個多月的苦難，讓世界見證了這「主與我們同在」的奇蹟。

神父的「天道人間的耶穌」字字珠璣。什麼是「天道人間」？天主教之道取了人性，但沒有失落原來的天主性，祂就是耶穌。天道是「愛道」。天主是愛。我們參與彌撒是請耶穌為我們向天主道謝。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就是祂以人類的名義向天主道歉。上教堂朝拜主的人是被祝福的！

張錦芳的「人子」的尊稱，文中分析著「人子是仔」代表著耶穌的謙遜，及祂對小孩子的愛護心。是她智慧的獨創，以表對耶穌的虔敬之情。霍慧林的「厄瑪奴耳」證明「主與我們同在」時能發生的奇事。劉黛麗坦誠懇切的寫出她成長艱辛心路歷程，明白「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瑪 11:28)而終於「找到天主·找到自己」在天主前開放心靈，努力去愛。丁淑荃的小故事大道理「這才是真正的聖誕節」與主相逢，領受施和愛，才是過聖誕節的真意！

Ling wrote for Christmas shopping in 「The Gift of Pain」 is 「The best gift you can give to the world is an emotionally healthy you.」

「心聲」雙月刊要特別感謝本堂徐卓越神父期期供稿，寫出對天主的信，望，愛，是文字福傳。為了恭敬聖母，耶穌，為了給教友驚喜，也為了省錢，神父親自影印「心聲」彩色封面。

「心聲」感謝義工們並向各位讀者賀節，聖誕節快樂！

徵稿：

「心聲」是美華教友的刊物，歡迎踴躍賜稿！

「心聲」單年單月出刊，下期新年1月，以「新年展望」為主題：新年新希望，新理想，新計劃，新房子等。截稿日期每單月的十二日，來稿以不超過一千五百字為佳，必要時編者有權刪改。

讀者來函：

歡迎您關心，願與我們分享您的心得意見嗎？請來信，一旦被選定，我們將酌情刊登。請屬全名，地址以便連絡。

謝謝多位讀者的稱讚！

贊助：

「心聲」是贈閱的刊物，由教會出資發行，歡迎您盡量贊助，來款支票請寄本堂，並請註明「心聲」。主必厚報，收到的贊助費，登在主日訊息內，請查對。感謝您的支持。
捐款芳名 2010年10 & 11月。刊在第22頁。

發行人：徐卓越神父

主編：丁文英

顧問：白玉山 李林玲玲

排版：徐冠中 丁文英 李志威

網路：李澄平

特約：張弘俊 張錦芳 丁淑荃 徐憶曾 李志威 張紹華

打字：霍慧林 黃筱梅 張紹華 彭順

校對：朱華 馬永平 丁淑荃 霍慧林 蘇靜君 李志威

裝訂：吳祖明 丁淑荃 蕭莉莉 霍馥揚

寄發：丁文英 程保順

神父的話

天道人間的耶穌

厄瑪奴耳

EMMANUEL

徐卓越

徐卓越

By Louis Zee

在童年，母親有時不在，
我焦急害怕，
我的飲食起居怎麼辦？

In my childhood years,
Whenever mom was not home,
I became anxious and afraid,
What was I going to eat?

在少年，父親有時不在，
我憂愁害怕，
我的費用零用那裏來？

In my teen years,
Sometimes dad was away,
I became worried and afraid,
Who would pay my expenses?

在成年，父母雖已不在，
我不須害怕，
我有收入，自己也會做飯。

In my adult years,
Though mom and dad are gone,
I should not be afraid any more,
I have income, I know how to cook.

生活中，有時空洞無聊，
我疑惑害怕，
生命的真諦我真不明瞭。

At times, I feel life empty,
I have doubts, I have fears.
Life is made of unknowns,
Mixed with pain and mystery.

上主說：有了我的祝福，
你不必害怕。
我不讓你孤獨，一無依靠。

God said: With my blessing
You need not be afraid.
I would not leave you alone,
You will never be without help.

為助你，我派我的兒子
來到你身旁。
你要跟隨祂，我會疼愛你。

To help you, I send my Son
To be by your side.
When you follow him,
I will be very fond of you.

我兒子，名叫厄瑪奴耳。
他名符其實：
你與祂同在就是我與你同在。

My son is called Emmanuel,
As his name indicates,
When you are with him,
You know I am also with you.

1

在記載耶穌的誕生時，路加福音就指出祂的特殊，祂是童貞女懷孕生子的奇跡¹。天使又對瑪利亞說，她所生的孩子將是大人物，要稱為至高者的兒子。上主天主要把他祖先達味的御座賜給他。根據路加的聖誕記載，耶穌的確是一個大人物，天主特別喜歡祂。祂是至高者的兒子，比我們的地位高得多。但是只憑這點記載不能證明耶穌是天主降生為人。

瑪竇福音記載瑪利亞是由聖神而懷孕的奇跡，還列出耶穌的家譜。前前後後瑪竇列出耶穌有三段十四代的祖先，祂的家譜與以色列的歷史一樣的悠久。瑪竇指出耶穌是達味君王的後裔，耶穌可以算是貴族家的子孫。耶穌又是亞巴郎的後裔，祂有資格做猶太人的領袖。根據瑪竇的聖誕記載，可以證明耶穌的偉大，但是瑪竇這點記載也不能證明耶穌是天主降生為人。

聖言與天主同在

若望福音卻不同。這部聖史沒有記載耶穌誕生的細節，但是祂的福音一開始就寫出耶穌是誰。教會也把若望福音的序言做為聖誕節天明彌撒中的福音讀經。(若一 1-14.)。若望福音有驚天動地的啟示：

在起初²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聖言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由祂而造成的。在祂內有生命，這生命是人的光。光在黑暗中照耀，黑暗決不能勝過祂...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 (若 1:1-14)。

¹ 歷史上大人物的懷孕和誕生往往有神奇的現象，所以有些人對這一點不認為太稀奇。

² 若望福音以「在起初」開始。創世紀也是用這三個字來開始的。

讀了若望的序言，我們可能會懷疑，是不是耶穌在出生之前已經存在了，因為聖言在無始無終的起初已與天主同在？聖言是不是耶穌的前身？序言說得很明白，聖言就是天主，但是我們不免還會問一聲，那麼耶穌是不是天主的化身？聖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端天主降生為人的奧蹟，我們不能完全理解，不過我們可以逐步地多多理解。

舊約箴言書內敘述的智慧可能對我們有些幫助：

天主的智慧這樣說：上主自始即拿我作他行動的起始，作他作為的開端：大地還沒有形成以前，遠自太古，從無始我已被立；深淵還沒有存在，水泉還沒有湧出以前，我已受生；山嶽還沒有奠定，丘陵還沒有存在以前，我已受生。那時，上主還沒有創造大地、原野、和世上土壤的原質；當他建立高天時，我已在場；當他在深淵之上劃出穹蒼時，當他上使穹蒼穩立，下使淵源固定時，當他為滄海劃定界限，令水不要越境，給大地奠定基礎時，我已在他身旁，充作技師。那時，我天天是他的喜悅，不斷在他前歡躍，歡躍於塵寰之間，樂與世人共處。（箴八 22-31）。

若望福音寫的聖言就像箴言講的天主的智慧，知識，思想，計劃，技能等等。現在神學家已有天主聖三的研究，教會有肯定的教導，所以解釋就容易得多了。聖言就是天主的智慧，聖言也就是天主聖三的第二位，天主聖子。

聖言的名號是怎樣起的？

聖言是中國天主教思高聖經學會翻譯的拉丁字 Verbum (Verb, Word)。這字的意義是文法中的動詞，寫字中的字，講話中的話，言語中的言。中國文化對長上有尊敬心，所以在「言」上再加上一個「聖」字，譯為聖言。言的意義狹窄，不及箴言書裏智慧的意義那樣廣泛。

其實若望福音的原文是希臘文，希臘文的用字是 Logos。雖然沒有任何語言能完全表達天主的神奇奧妙，Logos 這個字比其他字更有發揮的能力。Logos 有思想，學說，理論，技術，政策，系統，情況和言語等許多意義，Logos 是 logic 邏輯的字根。Logic 是正確合理的思路或思想。所有的研究，技術，環境，思想和學說的名字都用 logos (logy) 這個字來表達。譬如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biology, chronology, embryology, ecology, entomology, histology, immunology, methodology, musicology, mythology, oncology, pathology, physiology, psychology, sociology, technology, theology, zoology etc.

正巧，中文的「道」字很像希臘文的 Logos，有很多的意義。基督教翻譯的聖經就是用「道」這個字。天主教的吳經熊博士³在一九四零年代以文言文翻譯的新約，也是運用「道」這個字。思高聖經學會是天主教的翻譯中心，他們的翻譯作品是主教團贊同的，我們不可隨便更改思高聖經學會翻譯的聖經字句。但是我們可以借用「道」這個字當作一件工具，來增加我們對耶穌的認識。

現在我們把若望的序言再看一遍，把聖言換成「道」，我們可能會感到神秘和廣泛的語氣。

在起初已有道，道與天主同在，道就是天主。道在起初就與天主同在。萬物是藉著祂而造成的；凡受造的，沒有一樣不是藉著祂而造成的。在祂內有生命，這生命就是人類的光。光在黑暗照耀，黑暗決不能勝過祂...道成了人，寄居在我們中間...。（若 1:1-14）。

抽象的天道降生為具體的耶穌

我們不是在這裏研究中國道德經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等意義，不是來討論道教的哲學，也不是來分析中國的文字。我們只是用「道」這個字的各種意義來研究耶穌對我們的關係。我們的目的是要更進一步地來賞識天主降生為人的奧蹟。換句話說，這奧蹟是天道人間：天主之道取了人性，但沒有失落

³ 中國駐梵蒂岡的大使。

原來的天主性，祂就是耶穌。因此我們在具體的耶穌⁴身上可以看出或接觸到抽象的天道⁵。同時我們以「道」這個字在語言上的神奇，來體味耶穌所作所為的教導。「道」除了有許多意義外，還可當作名詞，動詞和形容詞來表達各種意義。這也符合耶穌在生命各方面對我們的教導和影響。

當作名詞的「道」有以下的意義：

1. 道是道路。很明顯的，馬路，公路，鐵路，街道，軌道，水道，跑道，地道，人行道，羊腸小道...都是這種道。耶穌說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十四 6)。耶穌不只是我們生命中一段必經之道，祂是我們永生路徑上的唯一之道。不但如此，耶穌是符合我們需要的各種途徑。假如我騎一匹馬，耶穌是馬路。假如我開一輛汽車，耶穌是公路。假如我乘火車，耶穌是鐵路的軌道。假如我乘飛機，耶穌是飛機升降的跑道。假如我住在島嶼上，只有一條小船，那麼耶穌是水道。假如我行走在車輛擁擠的街道，耶穌是我的人行道。假如我在郊外散步，耶穌是我的羊腸小道...
2. 道是方向，正如向同一方向或同一目的地行走的人是同道。因此在耶穌召叫時，我們來跟隨祂的答覆是非常重要的。跟隨耶穌就是做祂的同道。耶穌又說：「我與父原是一體；我在父內，父在我內。」(若十 30, 38)。因此我們跟隨耶穌就是與天父同在。
3. 道是方式，方法和技術等等。道就是養生之道，靈修之道，升天之道的道。門徒們請教耶穌怎樣祈禱，耶穌的第一原則是不要在天主面前多囉嗦。祈禱不要像做戲一樣的表演給人家看。祈禱要秘密的與天主交談。要求時要有信心，一定會求之必得。最後耶穌教了門徒們最著名的禱詞：「我們的天父，願你的名受顯揚，願你的國來臨...」
4. 道是理義，思想和主義。耶穌在山坡上的講話，真福八端

⁴ 歷史性的耶穌，生在馬槽裏，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⁵ 無始無終的天主的智慧，天主聖三的第二位，天主子。

和其他各方面的指教(瑪 5-7)，是耶穌的救世之道。對聽眾來說，耶穌的話是新的教導。耶穌強調祂來到世上是為事奉人，不是受人事奉。所以耶穌的教導是以身作則的服務主義。

5. 道是政策，制度，態度，氣魄，手段等等。因此我們有黑道，霸道，王道，人道，仁道，天道等這些名稱。流氓無法無天的欺騙敲詐，偷盜搶劫，綁架殺人的一套叫黑道。以暴力來控制國家的叫霸道。以理智法律來治國的叫王道。以情理來做事的作為叫人道。以慈悲為懷的態度來待人接物的叫仁道。以天主的原則來對付世人的是天道。天道是「愛道」。正如若望所說的，天主是愛，因為天主的本性就是愛。天主無限的愛當然大於世人有限的愛，所以天道比仁道還要高超。耶穌與我們同在時，我們就體會到天主無限的愛。

當作動詞的「道」有以下的意義：

1. 道是開口，說話，演講。耶穌在世時常講道。祂說的話都是金科玉律。但是有幾句話特別能鼓勵跟隨祂的人，使他們不灰心，也特別值得我們牢記於心。
 - 一. 不要害怕，我同你們天天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終結。(瑪 28: 5, 20)
 - 二. 凡勞苦和負重擔的，你們都到我跟前來，我要使你們安息。(瑪 11:28)
 - 三. 你的罪得了赦免。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回去罷！(路 7:48, 50...)
 - 四. 耶穌復活後顯現給門徒時，祂沒有斥責門徒在祂受難時拋棄祂，相反的，祂說「願你們平安！」(路 24:36)，(若 20:19)

其實耶穌不開口時天主也與我們在講話。心理學在研究人的行為與心態時，不但注意人講的話，並且還注意這個人的舉止，有些舉止稱為肢體語言 (body language)。天主是沒有身體的，但是耶穌就是天主的身體語言。所以耶穌和我們在一起時，就是天主在說：「我愛你！」

2. 道不但是說，並且是表示內心感情的動作。人生有許多情緒，時早時晚總會有表達以下的必要，道謝與道歉。

有良心的話，我們一定會有感恩的情緒。得到洪恩後，由於我們有限的力量，往往不知怎樣來道謝。說聲謝謝只是口頭話，就是送禮致謝也會覺得不夠。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真希望有人能為我們做個合適的感謝。

耶穌建立的彌撒（Eucharist）又名感恩祭典，Eucharist 是希臘文，意思就是感恩。我們參與彌撒就是請耶穌為我們向天主道謝。

我們犯罪得罪了天主，真是罪該萬死。與感恩一樣的，我們也無法做合適的道歉。耶穌在十字架上的犧牲，就是祂以人類的名義向天主道歉。

不管道謝或道歉，對天主最好的表示是經過耶穌，因為祂是我們道謝和道歉中的「道」。

當作形容詞的「道」有以下的意義：

1. 道是道地。有腳踏實地的意思和真實無虛，實事求是的精神。所以耶穌說，你們的話該當是：「是就說是，非就說非。」（瑪五 37）。耶穌最不喜歡的是虛偽的假聖人。道地又有完成的意思。耶穌說我來不是為廢除法律或先知，而是為成全。（瑪五 17）。
2. 道是道理。耶穌的教導是有理智的。信奉耶穌不是迷信耶穌是魔術家，向祂學了幾句神奇的話就有魔力來做驚天動地的大事。耶穌說：「不是凡向我說『主啊！主啊！』的人，就能進天國；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纔能進天國。」（瑪七 21）。「凡聽了我這些話而實行的，就好像一個聰明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磐石上...凡聽了我這些話而不實行的，就好像一個愚昧人，把自己的房屋建在沙土上...」（瑪七 24-27）。
3. 道是道德。耶穌新約的法律與道德，遠超過舊約。（請參

考瑪第五章）。最明顯容易記著的是：「不再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的報仇，而是有人打你的右頰，把左頰也給他...」的精神。耶穌教導我們要有宏量的寬恕：伯多祿問耶穌：寬恕得罪我們的弟兄要幾次，七次夠了嗎？耶穌說，不是七次，而是七十個七次...（瑪 18:21-22）

4. 道是公道。耶穌是無限的仁慈，會不斷的寬恕。但是祂不是一個糊塗不管好歹的說客，而是能公平處置事物的救主。最後所有的世人會站在兩邊，一邊是好人，另一邊是壞人，耶穌要以「愛」為原則，賞善罰惡的審判他們。

耶穌是天道的降生為人。耶穌在世的作為就是天主的作風，天主的作風反映著天主的本性（天主是愛）。瑪竇，瑪爾谷，路加和若望把耶穌的教導記載在福音裏。我用「道」這個字是來做一個聯絡的關鍵。把「道」做出發點或歸納點來賞識耶穌和祂偉大的教導。讀者假如有其他的字句或思路，也可以把這些當作賞識耶穌的出發點和歸納點。



「人子」的尊稱

張錦芳

耶穌降世成人，是尊貴的救世主。以中國文化為理據作分析，「人子」這個名稱的意義，是可從幾個層面分析理解，而且恰巧地每個意義都可從一個「仔」字帶出來。

「仔」是人和子的合併字，在詞典中有兩大讀音。讀音一：zi（子），解作周密、細緻，例如仔細考慮；也可解作小心、當心，例如仔細點兒。曾經聽過「仔肩」這個形容詞嗎？在「仔肩」裡，「仔」也描繪著負責任的行為。讀音二：zai（宰）或廣東話“子矮切”，解作細小、小孩，正是人類發展的出發點。不論是（子）或是（宰），這兩個異音同字的「仔」字不謀而合地帶出靈性和人性的結合，正代表著人子為救贖人類而流露出來的性格。

多層次的「仔」

廣東人用「仔」字去代表的意義，遠比詞典所記載的為多。「仔」代表兒子，例如仔女（兒女）、契仔（誼子）、靚仔（帥哥）。「仔」也代表先生或男生，例如李仔（小李）、張仔（小張）、陳仔（小陳），在稱呼別人時表示親切。「仔」普遍地代表著男性的本色，既不拘泥、又勇於向上。主耶穌也曾是一個孝順兒子，亦有勇於接受天主的使命，在十二歲前已有小男生的特點。

「仔」字也包含極小的意思，廣東人叫小孩子為「細蚊仔」，這三個字均屬細緻之列：「細」代表幼嫩，「蚊」是微小的昆蟲，而「仔」也是幼兒的代號，所以兒童被稱為細蚊仔，將「仔」字也帶入微不足道的解釋，意味著不論男女，只要是從幼兒期開始漸漸發育和發展，將來必有所為。相同地，小孩子也叫「細路仔」，也意味著孩子是社會的未來主人翁，一步一步向前「路」進發。

當「仔」字用來作人或動物的語尾助詞時，用法是不分男女，例如豬仔、狗仔、貓仔、鴨仔。當用法不同時，「仔」字也用來

分別男女，例如男仔、女仔。單字「仔」是指兒子，代表男性；以疊字用時，「仔仔」是聰明的小朋友，是兒子未入學前的昵稱，代表著生氣勃勃的性格。當孩子牙牙學語時，爹娘想孩子叫自己，便重覆用字，成為疊詞，例如爸爸、媽媽，而且叫孩子做「仔仔」、「女女」（囡囡）等，對學習發音有幫助。漸漸地，仔仔囡囡便成為入學前的名字，代表著「幼小」和「被愛護」，是孩子希望得到的關懷和親子溝通。

多意義的「仔」

「仔」字亦用來作物件的語尾助詞，例如屋仔（小房子）、檯仔（小桌子）、碗仔（小碗子）等，廣東話的「仔」和國語的「子」是相通字，但當「子」字用來作為專稱，廣東人是不會用仔字去代替子字，例如孔子、孟子、老子等。中國文化對長輩是有尊卑之分，人子不會變成人仔。

「仔」字是身體部位的語尾助詞，例如手仔（小手兒）、口仔（小咀巴）、頭仔（小頭兒）等，因為小孩子的身體在比例上可算是細小的，故此，「仔」有微之又微的解釋，但卻不可缺少，有重要的功能。

人子的合併

既然「仔」字是人與子的合併字，對於天主教徒來說，人子是默西亞，以「仔」字的意義去看人子的特性，除了是兒子、細心、負責任外，還有重覆地為救贖而犧牲的使命。人子是微小的代號，代表著耶穌的謙遜，及祂對小孩子的愛護心。

總括說來，「仔」字雖然經常掛在嘴邊，但人類卻沒有留意個中的多項意義，人子是多功能的，這些無形又無所不在的功能不斷地發揮而達其目的，促進人與神間的溝通，成為我們的心靈引導。以後見到這字，除了要「仔細」思想耶穌聖心的愛外，還要記著默西亞為我們而紓尊降貴，做了一個為天主做事的「孝順仔」，做了愛主愛人的榜樣！

厄瑪奴耳

霍慧林

我的婆婆終於在今年的九月八日受洗於主內。兩年前自我公公去世，我婆婆的身體每況愈下，嚴格說，當我公公還在世時，我婆婆已有憂鬱症和輕微的健忘症，她晚上失眠，無法入睡，白天走路會搖擺，時有跌跤的記錄。我公公不放心她，擔心她在浴缸滑倒，叫我幫她洗澡，換言之，早在我公公住院前，我已開始在照顧我的婆婆。

我公公原本是到醫院檢查身體，沒想到，他進了醫院就沒有再出來。在他住院期間，他最不放心的是我的婆婆，我答應他，我會每天廿四小時看著婆婆，叫他安心的住院養病。

我的公公是位心臟外科醫師，他一直以他的救人本領為傲。他還沒有來美國前，在菲律賓是位很知名的全科大醫師，各類各型的毛病，他都醫治，十之八九都讓病人快快樂樂的回家。他的脾氣和他的醫術本領成正比。我婆婆每天提心吊膽的生活，怕他的壞脾氣，傷了別人也傷了自己。家中的人都怕他，都以「惹不起你，總躲得起」的心態和他相處。而我是惹不起，也躲不了他，因為我是和公婆同住。

「天主把我安排在陳家，成了陳家的媳婦，一定有祂的旨意。」這句話是我時時提醒自己的話。我一直在尋求上主的旨意，一直找不著答案，我也曾生氣上主，離開了教會，但無論我怎麼走，上主總是不離棄我。祂讓我牢記祈禱經文，即使多年不曾碰過聖經，但當我憂傷委屈、孤獨寂寞、遇到麻煩時，我第一個想到哀求的，還是我們的上主！

現在回想，其實，上主也未曾放棄我的公公和婆婆。公公在菲律賓時曾和在教會工作的人發生過口角，所以他痛恨教會，否認了上主的存在。婆婆是那種「出嫁從夫」的標準女性，公公說什麼就是什麼，所以她也不信主。

公公在去世的前一天，突然想到了他不曾相信的上主，他感到自己的軟弱和渺小，他和我一起唸了天主經、聖母經。當時我很驚訝，他怎麼可能一字不差的把經文背出來？這是我第一次看到公公如此用心專注的祈禱，我深受感動，握著他的手，久久講不出話來。

按照原來計畫，次晨就是醫師要為我公公開刀的一天，但是，天主沒有叫他受罪，在他呼求主，祈禱後的當天傍晚，他就被仁慈的天主接走了。

公公走後，婆婆表現的，令很多朋友都稱讚，「真沒想到，妳婆婆很鎮定！她是如此的堅強！」

後來我們看到醫生檢查我婆婆的報告，我們才知道，我婆婆有過小中風，她的腦中有部分是空白的，她根本不知道我公公去世的事，自然也就不怎麼會難過。

上主是如此的憐憫她，那些難過傷心的事，我婆婆全然不記得，雖然她到了走路也不會走，吃飯也要人餵，人也不認得，字也不會寫，名也不會簽，連她自己的照片，她都不認得的糟糕地步。然而這一切都成了過去。現在和她講到這些往事，她自己都不相信！

是啊！真像一場夢。都說老人失智症只會惡化，不會改善；然而我婆婆現已康復許多。自她受洗於主內後，她變得健康了，還可以替我剝豆，幫著我做飯，我現在就是照顧她，注意她的安全；不像以前那樣，一整天都忙於應付她的「無理取鬧」。如今，我們一起祈禱唸經，她口中時時掛的「作孽」二字，也改口為「感謝天主」。她會快樂地笑，不再是生氣抱怨。每個星期天，和我一道參與主日彌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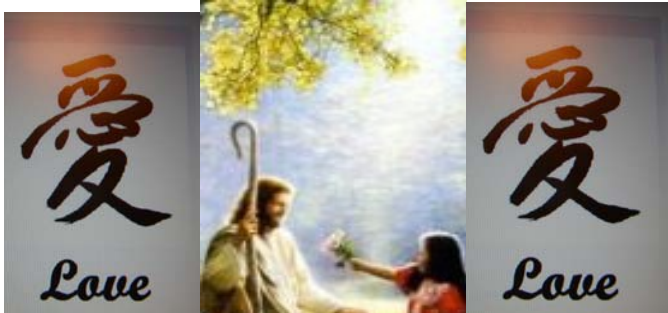
我現在不必像以前一樣，每天累得把唸經祈禱的事排在最後，然後又敗給了周公，常常是無比的後悔，發了懺悔，痛定思痛；之後，又舊事重演，真不知該如何的救自己？

現在可好，我婆婆成了教友，超愛唸經，每天我和她一道唸，有那種「愛天主在萬有之上」的快樂感，因為我們都是梳洗完畢，早飯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唸玫瑰經。我婆婆也學會了為別人祈禱，我們在祈禱時，更是體會出上主的偉大奧秘！

我想起主說的話：「你們求，必要給你們；你們找，必要找著；你們敲，必要給你們開。」(瑪 7:7) 對我來說，這真是一個神蹟；上主的旨意，總是如此地神妙莫測。厄瑪奴耳！



耶穌 Child Emmanuel



找到天主·找到自己

劉黛麗

對我而言，馬斯洛 (A. Maslow, 1970) 的「自我實現」(Self-Actualization) 就是做我自己。所謂的「做我自己」就是打造清楚明確的生涯規劃 (Career Development) -- 努力念書，選擇我想讀的科系、學校 (輔仁大學德文系)，然後出國留學 (Univ. Of Missouri-Kansas City)、謀得穩定職業 (公職)；在工作中力求表現，快速升遷，然後力圖爭取在職進修的機會，再出國唸書 (Univ. of Texas at Austin)，回國後圖謀更好的工作機會 (例如大學教職)，取得較高的社經地位，讓別人瞧得起我。

我遵守自己訂定的計畫，並且落實執行，努力克服各種有形的、無形的障礙，靠著意志力，忠實地相信「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終於逐步實現並完成每一階段性任務。當我拿到 UT-Austin 的 I-20 (入學許可) 的時候，內心的思緒澎湃洶湧，不可言喻！我為自己專一心思，「築夢踏實」的堅強毅力與執行力，感到萬分驕傲。

正當我一切就緒，準備展翅高飛，往下一個夢想前進的時候，台中榮總的醫生宣布我得了甲狀腺癌，從各種跡象看來腫瘤不小，得立刻動手術摘除。當下的第一個反應就是「又是一個障礙。」，於是，拿起電話打給旅行社延後 (延 3 天) 飛機行程、e-mail 給 UT-Austin 的室友 (我早已上網找到落脚處) 通知她更改接機時間、...，明快地處理上手術檯前該做完的事。我不會讓這種小事、沒啥大不了的障礙來破壞我的好事，一切仍依計畫進行，只不過晚幾天到 Austin 罷了。

按著計畫走，我到了 Austin，辦完了入學註冊選課手續，懷著興奮的心情見了我的指導教授，他對我近半個月來的遭遇大表詫異，勸告我身體為重，不要勉強。我告訴他：「I'm fine. I'm really fine. Don't worry. I can handle it.」。一個月後，再飛回台灣接受放射治療，身體的細胞受到 α 、 β 、 γ ... 一些叫不出名字來的輻射線重創，頓時，我的幹練、我的明快、我的果斷... 統統不見了！我

的身體像是個洩了氣的皮球，倏忽重重地摔落地下，癱軟無力！但我仍奮力地爬起來，我得回 Austin 去，把我的夢做完。

Texas 的夏季，氣溫將近攝氏 40 度，我卻冷得發抖，特別是在冷氣房裡，冷得直打哆嗦。還有，我的心臟，不停地、快速地顫動，似乎要從我的口裡逃出去。每當夜深人靜時，體溫下降，心臟蠢蠢欲動，伺機逃出我的身體；我緊緊地把手環抱胸前，抵禦沁入毛細孔的冷風，死守著心臟，不敢閉上眼睛，害怕它趁我一眨眼，一個不留神地跑走了，要我上哪兒去找啊？然而，此時此刻我也只能圈住狂跳的心臟了。我一向深信不疑、固若金湯的執行信念、鋼鐵般的意志力，以及對未來的憧憬，全都讓恐慌症給嚇得無影無蹤了。

迫不得已，我休學回台。但緊接著恐慌而來的是憂鬱。我為我的無能而憂鬱，我為我的無力而憂鬱，我更為我的前途感到憂鬱。我怎落到這般田地啊？仰望蒼天，徒呼負負！回頭想想，這一路走來，我什麼時候輸過？怎就在大鵬展翼之際，突遭暗箭，摔落地上，跌個倒栽蔥似地令人難堪不已。我不明白為什麼是我？天主何以無情地跟我開這種一點也不好笑的玩笑！明明給了我最好的學校，正當我邁開步法向前衝的時候，卻偷偷地把腳伸出來，讓我跌得像狗吃屎般，出盡洋相。怎麼會有這種神？這種人？我滿腔怒火，一肚子怨氣，我不怪天主怪誰！

天主破壞了我的計畫，逼得我不得不回到公職，苟且偷生，渾渾噩噩度日，我再也編不出夢來，一個也編不出來。輟學 8 年之後，我必須承認我是多麼的可悲：失去了計畫，我便一無所有，生命已毫無意義。我知道這不是我要的生活，我想擺脫，但我無法找到方法。偶然間看到：「...人越能活出真我，就是滿足自我實踐(self-fulfillment) ...」，張宏秀博士「活出真我·活出愛」工作坊的宣傳單如是說。於是，2010 年 7 月 2 日至 4 日我來到彰化靜山做一趟「真我與虛假的自我探索之旅」。

我是誰？「積極進取、奮發圖強」是我嗎？「獨立自主、聰明幹練」是我嗎？「事事周全、要求完美」是我嗎？如果是，為什麼此時此刻的我「怨天尤人」、「垂頭喪氣」、「虛擲光陰」呢？

我到底是誰啊？一直以來我向別人呈現的自己——一心一意、認真努力、果敢明快往社經地位高處爬，企圖心強、靈活打造高效率的執行團隊、永不懷疑在家庭及職場上的位置，一路走來「天涯我獨行不必相送」、很酷的這個人，卻不是真實的我。「她」只是我戴的一副面具——用堅強、剛毅、忍耐，裝出「超完美自信」，假裝自己有結實的胸膛、強壯的肩膀，就像是神力女超人，交付任務，使命必達。我一直認為「自我實現」就是「做自己」，「自我實現」就是「完成計畫」，如果計畫失敗就無法實現自我，也就做不成自己。所以，自 Austin 輟學回台後，「理想我」徹底幻滅，而我從來不知道處在失敗狀態下的我該是什麼模樣--已經沒有「我」了，只能算個「遊魂」罷了。

感謝張老師的帶領，讓我靜下心來祈禱、分辨、默想，我的虛假的自我--我認為我是誰，來自我心裡的自我形象、迎合親友的期許及社會認同的價值觀。虛假的自我想要持盈保泰，需要花很多心思，且得付出很多；對我而言，幾乎是完全地投入，我非得讓別人相信我真正是他們心目中的「神力女超人」。然而，天主原本創造的我真的是這樣子嗎？我翻閱老師提供的上課講義 Charles L. Whitfield 撰擬的真我與假我的特性，很快地圈出了數個假我的選項，而真我部分，翻來轉去，最後只選了一個—Giving。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也許時候到了，我該考慮如何從那些阻礙我親近天主並且成為一個更有愛心和慷慨的人事物中走出來。

張老師在工作坊的課程表裡安排了一個晚上的時段在聖堂「明供聖體」--陪伴耶穌，並有 3 位神父聆聽告解。除了想體驗「明供聖體」的過程外，更想藉此機會沉澱白天上課引發的紛亂思緒，獲享心靈的平安與寧靜。但不知怎麼回事，打從進入聖堂儀式開始，我竟不自主地流淚。我想到自 2000 年在嘉義市中華聖母會聖堂受洗以來，10 年間從未辦過告解。我總有充分的理由說服自己——我不知道該怎麼做、我沒什麼特別的事需要向神父告解...。但這時我不知怎麼回事地十分渴望向神父告解，遂輕而易舉地起身隨著前一位教友的步伐，循著她走過的路線，依序進入祭壇後的告解室，神父點頭示意我跪下。我靜默了許久，一陣風從窗口徐徐地吹動了窗簾。我慢慢地開口泣訴這些年來堆積在

內心深處的忿怒、怨恨、惆悵，但是天主讓基督服務團及天籟更新祈禱團體的兄弟姐妹，讓我感受到天主的不離不棄以及天父的聖愛。此時此刻的我自慚形穢！...口裡漸漸有股微弱的氣息，戰戰兢兢、低聲下氣地祈求仁慈的天主寬恕我的往罪--原諒我的驕矜自大、頤指氣使、以及要命的「自作聰明」、「自以為是」。

帶著一張涕泗縱橫的大花臉走出告解室，勞苦重擔業以自我的肩頭卸下，心情無比輕鬆。雖然當下我不知道未來有什麼計畫，而且我非常清楚生活中如果沒有人需要，沒有人過問，沒有人在乎，沒有人記得，沒有人羨慕，沒有人讚美是多麼令人難受的事；但我會努力做一個誠實的人，勇敢地承認自己的限度和缺點，在天主前開放心靈，不斷地探索，努力去愛。



天道人間=天主降生為人的奧蹟

小故事大道理

這才是真正的聖誕節

丁淑荃譯自網絡拾穗

小巴比在雪天裏待在後園，直感到陣陣冷意，他沒有穿雪靴，他不喜歡雪靴，事實上，他也沒有雪靴。穿在他腳上的是一雙薄薄的破膠鞋，鞋底還有幾個洞。巴比在那兒已待了一小時，還是沒想出該送媽媽什麼好禮物來過聖誕。他一邊想，一邊搖頭，真是無計可使，就是想出一個好禮物，他也沒錢買。

自從三年前爸爸去世後，這一家五人就在生活中掙扎。媽媽好不容易在醫院中找到一個晚間清潔的工作，那微薄的薪水也僅夠糊口，幸靠家人用愛及團結去填補那匱乏的物質享樂。巴比有兩個姐姐、一個妹妹，媽媽不在家的時候，全靠她們主持家務，她們也已做好了要送媽媽的漂亮禮物。這實在太不公平了，這已是聖誕前夕，他還沒有任何禮物，對一個沒有父親的六歲男孩，現在正是他該向一個成年男人請教的時候。他擦乾了眼淚站起來，踢著雪，向有店的大街，沒有目標地走去。

巴比沿著街，看著一個個裝飾漂亮的大櫥窗，每個櫥窗都有漂亮的禮物，但每個禮物也都不賤。

暮色漸濃，巴比不得不轉頭向回家的歸程走去。突然落日的餘輝映在路邊一個閃亮的東西上，巴比揀起來，定睛一看，那是一個嶄新的兩毛五角子。在那一刻，巴比感到他是世上最富有的人了！他緊握著他新發現的寶藏，一陣溫暖由心坎發出充滿全身，他興奮地挺起胸膛推開了他的第一間店門。可是，很快得他

的熱情就被熄滅了，店員告訴他在這店裏兩毛五什麼也買不到。

最後總算看到了一家花店，他進去了排在很多顧客的後邊。當店主招呼他時。他將那個角子托在手中，訕訕地問到：「我不能用這個，買枝花送給媽媽做聖誕禮物？」店主仔細看了看巴比和他的角子，然後，他將手放在巴比的肩上說：「你先在這兒等著，我得去看看我能為你做什麼？」

巴比在等的時候，也順便看著店家展示的花草。他不禁想到難怪媽媽和女孩子們都喜歡鮮花，連他一個小男孩看了也心曠神怡。當最後的顧客離去的關門聲將他喚醒，他開始為自己獨自留在店裏有點驚慌。好在，店主一下就由後屋出來了，走向櫃台，手上還捧了十二株長枝玫瑰花，點綴了綠色的葉子和白色的小花朵，還用了一條銀色的大彩帶打了一個漂亮的蝴蝶結。店主將花小心地放在一個大長白盒內，並伸手向巴比說：「一共兩毛五，年青人！」巴比遲疑地看著店主，把錢拿出並猜測這是真的嗎？沒有人要賣給他兩毛五的東西啊。店主向他釋懷地笑說：「我正好有一打玫瑰花在減價拋賣，兩毛五，你喜歡它們嗎？」巴比喜出望外，忙將錢交給店主，並連連道謝。店主給他拉開門，當他出去時，他還聽到店主向他說：「小伙子，聖誕快樂！」

店主進屋，太太問他說：「你剛剛和誰說話了？你先前裝飾的那打玫瑰花到哪兒去了？」店主將眼光由窗外轉回，強忍著淚水說：「今天早上有件奇怪的事發生了，當我整理花卉，準備要開店時候，我似乎聽到一個聲音向我說，要我留下一打我最好的玫瑰，準備做個特別的聖誕禮物。我不知道我當時是不是有點神經出錯，但我還是照聲音囑咐地做了。就在幾分鐘前，一個小男孩進來，想用他的兩毛五角子給他媽媽買一枝花做聖誕禮物。當我看到他時，我想起了好多年前的我自己。我也是一個窮小孩，

沒錢給媽媽買聖誕禮物，一個我不認識的大鬍子男人在街上叫住了我，給了我十塊錢。當我今晚看到那個小孩時，我知道今早那個聲音是誰的了。我就把我最好的一打玫瑰給他了。」

夫婦二人感動地緊緊擁抱。當他們步出店外，一點也沒有感到刺骨的寒風吹向他們。

譯者註：與主相逢，領受的施和愛，才是過聖誕節的真意。祝你、妳有個真正的聖誕！心中無比快樂！



主內的歡聚
Ascension Bazaar
10、31、2010

主與我同在

徐憶曾

我是生長在一個中國傳統的家庭裏，父母親沒有什麼宗教信仰。到台灣安定下來後，母親會在過年時祭拜上天求保平安。每逢去世長輩的生日或冥日時也會多做幾樣菜，由父親點香，我們孩子們鞠個躬以表紀念。我也不知這是否中國民間可行的傳統禮教。上中學時記得母親每天比我們早起床，一定先點香唸觀世音菩薩心經。她的虔誠在我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

從小我對自然界的景物特別喜歡常去注意它們。如花草樹木，天上的行雲，飛鳥的歌聲，傍晚的霞天多彩多姿。有時會和五弟坐在朝西的小門前觀看欣賞它們的變化。這些景象帶給我和平、喜樂、親切。心中默想著這宇宙太好了，必然有個超人的神（中國人認為上天）主掌管著。這是我最初心中一個對神的觀念。

在出國前兩年向一位美國籍修女多學點英文，不久她友善的愛心就帶著我受洗了。我變成一個天主教徒。從生活中我時時可體驗到主在帶領我，保佑我。我也依靠祂祈求祂。

回想起來，當我初到紐約大學（NYU），和我同班同學一起加入癌症護理訓練班。為期一年。結束時同學已有婚約結婚去了。我來美的目的是拿到護理學位，以備將來有更深的發展。當時的紐約大學學費很貴，對我經濟上是不可能的。幸好從一位高班同學那兒得知在德州聖安東尼城有個天主教大學有護理系，可修護理學位。我就單獨一個人南下去了。系主任和教授以修女居多。她們對我也特別關心，安排我週末上班的病房。我就這麼半工半讀，在這兩年內完成了所須要補修的學分，取得學位。這段日子裏我難免想家。夜晚在宿舍裏我自己獨住一間，更顯得安

靜。我總要向耶穌聖心像祈禱，求內心平安，把心中憂慮向主訴說。我就會睡得很好。習慣中主和我更加接近了。我依靠祂。現在回想起來主的帶領是多麼深切，似乎我每行一步，每個思念祂都知道。祂步步陪著我，如同父母親看著孩兒初學走路時同樣的心情，怕孩兒摔了，給保護，給鼓勵。我多幸福啊。在我離家後有比父母，親人更愛我的天主在保佑我，帶領我，生活中我更靠天主了。

進入家庭生活，我利用孩子們上學前班和一年級時，我有一段屬於自己的時間，就參加了查經班。讓我有機會多讀聖經。多了解天主對世人的愛。從新約中也知道了主耶穌的聖訓要照著去做事，待人。耶穌給了我最好的榜樣。祂服從天主之命，達到救贖世人的目的。身為一個天主教徒，我更要去做到愛天主在萬有之上，愛你的鄰人。我也要服從主耶穌之命，把福音傳到各地去。我將盡力參與福音傳播。希望有更多的人信仰天主。

值得欣喜的，我母親在我生第一胎時領洗的，外子在我們婚後十五年也領洗了。我二弟在病中領洗的，我小妹也在病危時領洗的。如今我母親，二弟，小妹都已去世，我知道他們都在天國與主同在，永享平安了。

感謝您的贊助及支持

2010 10, 11 月份美華心聲捐款芳名

Chao-cheng/Sophia Wang	王鈞誠/柳鍾霖	\$ 50.00
	無名氏	\$100.00
	無名氏	\$ 100.00
Chung-An Sun	孫馬長安	\$ 20.00
Hui-ru Deng	鄧慧儒	\$ 50.00

Total

\$ 320.00

The Gift of Pain

Written by Ling

This year has been the most important time of my life. One year ago, I plunged into a bottomless depth of emotional sorrow. I could barely function as a human being. Clutching at all the pain I had collected, I was so hurt I thought I could have died from sadness. But beyond my pain, I understood this was a calling for a profound spiritual healing and for a sweeping reversal of who I knew I was. I had a critical choice to make: either I was going to stay a damaged victim, or I was going to heal. I got a lot of help, and a year later, here I am, standing in total transformation.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s I've ever had to reconcile is something I must share and pass on to you, in the hopes of inspiring healing in your life. Of all that I've learned, this lesson feels singularly the most important. As I worked through my emotional pain, I noticed I was feeling better every day. But at the same time, I felt blocked and stunted. There was a ceiling to my emotional growth because I could be uplifted no further as long as I remained in the mindset of a victim. My melancholic sadness could not comprehend for what cosmic reason God would put me here and make me going through all of this. *Why me?* When I was told to find joy in spite of pain, I was in disbelief. It felt so impossible.

So, how is it possible to see a positive side to our emotional pain? Why would that be cardinal to our spiritual maturation? We are now arriving at this particular Ph.D.-level of a spiritual lesson.

Pain comes in different forms — physical pain, psychological pain or existential pain, to name a few. I am only addressing the emotional pain that arises within our relationships, marriages or

friendships with others. It is the “after” part of how we handle our feelings following arguments or conflicts, or following episodes of verbal abuse. This is about our choosing to stay hurt long after the original circumstances have passed.

Unless we were taught otherwise, in our society, we approve of using our emotional pain as social currency to bond with other victim-minded people. For example, I had nothing in common with my former best friend, other than our decision to commiserate together. Victims are not necessarily victim-minded; there is a difference. With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victim-mindedness means that long after our arguments or conflicts have passed, we internally still feel a need to grip on to our anger, rendering our inability to forgive. This is the level where we may incorrectly perceive emotional pain as evidence that we are unworthy of a better life, or a sign that this is punishment from God.

Are we really that powerless? In each of us is an immense capacity to forgive. I used to analyze how I could possibly forgive anyone who has never said sorry or even feels sorry. Why do I have to lose, while the other person is off the hook? Forgiveness is not about allowing the other person off the hook. It is about allowing *you* off the hook, so you can move on and find your joy.

Depending on the circumstances, forgiveness can often simply be a sincere exchange of apologies,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Sometimes, forgiveness doesn't automatically result in “kiss-and-make up,” where there is an expectation that two people revert back to the way things were before their conflict. We have the capacity to initiate unconditional forgiveness, without needing an apology. We don't even need to let the other person know that we're forgiving them. We also don't need the other person to feel remorse, because our forgiveness can occur even if the other person is unable or unwilling to return the same to us. Forgiveness also doesn't mean that you are now required to reopen your boundaries or reopen your

heart for future vulnerabilities. It does ask us to establish our boundaries to stop hurtful behavior. Forgiveness is not the same as reconciliation. Unless you choose to, you are not required to let that person back into your life, especially if that person is abusive. You have the option to lovingly and directly teach the other person how to treat you, even if it means saying, “I love you and I forgive you, but this isn’t working for me. You need to let me go now.”

In victim-mindedness, we may choose to hide by becoming numb and in denial. To cope, some of us may develop addictions to relationships, food, alcohol, work, money, sex or power, anything to seek distraction from things outside of ourselves. We can be addicted to emotional pain when we know what is bad for us, but we can’t seem to stop.

When we are spiritually immature, we also use emotional pain as a weapon to control others. We believe that we can manipulate others, sabotage their chances of joy, dismantle their dreams, induce guilt or obtain their sympathy. Or, sometimes we may resort to expressions of anger and rage, by transferring our unresolved wounds to others. Even when rage is kept under control, we might use carefully chosen but biting words. Underneath it all, what we’re really trying to say to each other is this: “You hurt my feelings, so I’m hurting your feelings back.” Or, “You did this, so you better fix it.” Or, “You’re defenseless and you’re my verbal punching bag.”

Martyrdom is also dangerous territory, when we use our emotional pain to demonstrate that we are somehow making a noble sacrifice on others’ behalf. We may believe, “I am suffering for you, so notice me and honor me!” Some see their wounds as more praiseworthy, while dismissing others’. They may believe, “I’m better than you because I had to deal with bigger problems.” When we use our emotional pain to measure our value in the context of spirituality or religion, it is simply unsacred arrogance.

Quite frankly, none of this sounds appealing and they are all forms of experiencing emotional hell on Earth. We could easily remain in the mindset of a victim forever. However, our souls would wither away before our bodies would. Knowing this, I thought, *I must change my life, no matter what it takes.*

Today, I perceive emotional pain from a much higher altitude of consciousness, and life looks wildly different. This is how we approach changing our perception: We first try to perceive our emotional pain as spiritual gifts, no matter how unbelievable or impossible it may seem. We develop faith that our willingness to perceive differently will not take us down the wrong path, but up the right one. Our hurt emotions will try to rise to the surface and beg to be let go. Then our hearts finally release the shackles of our sadness and we are free.

The distance that we travel from pain to peace is evidence that our wounds are symbolic spiritual gifts. In its practical applications, we use our emotional pain as a catalyst to give birth to our inner desires and creativity, and to bolster our inner strength. Essentially, we do not stop living because of our pain; we thrive in the face of it. The most nonsensical, illogical shift in perception of all is this: We come to feel wholly appreciative for all the emotional pain we’ve been through, because it was a small measure of discomfort compared to the joys of limitless spiritual expansion, of being more intimately understanding of the nuanced ways in which God operates and of transforming from ordinary men and women into angels of grace. Pain gives us the depths in which we are capable of forgiveness and compassion. We don’t criticize our pain; we use the result of emotional richness as invigoration towards a more brilliant purpose.

Pain can payoff, if we allow it to. The most unfortunate thing that can happen to you is not in getting hurt. The most unfortunate thing is in not evolving past our pain, or in not being able to forgive

the people or circumstances that caused our pain.

We all know stories of triumphant people who have lost arms and legs but yet can still play the drums and the piano. President Barrack Obama is a victim of paternal abandonment. Had he chosen victim-mindedness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fatherly love, he could not have accessed the Divine inspiration that caused him to campaign for presidency, nor could he have accessed that love to give his daughters a more fulfilled childhood than his own. We feel inspired by their heroism, and we also tend to erroneously judge our own willpower against someone else's, and feel small or weak in comparison. But their triumphs are not only about willpower. Their triumphs are in perceiving their difficulties as an impetus to soar. In essence, they used their emotional wounds to defy reality. All we need is a shift in perception, and we will be on our way to emotional healing.

This Christmas as you are shopping, remember that no material gift is as worth giving as a gift of your own spiritual awakening. I learned that “the best gift you can give to the world is an emotionally healthy you.” If there is one thing I can enlighten you with today, it is this: Nothing is more important than your well-being. It is never too late to change, and we are never running out of time. When all of us are healed of our emotional pain, our fears would be history. Quoting Marianne Williamson, “Our deepest fear is not that we're inadequate, but that we're powerful beyond measure.”

Wishing you love, light and a Merry Christmas,
Ling

This article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professional medical/psychiatric advice, diagnosis or treatment. If you suspect you are a victim of abuse, always seek advice from a professional provider.

Twelve Days Of Christmas Song

Each element in the carol has a code word for a religious reality which the children could remember.

- The partridge in a pear tree was Jesus Christ.
- Two turtle doves were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 Three French hens stood for faith, hope and love.
- The four calling birds were the four gospels of Matthew, Mark, Luke & John.
- The five golden rings recalled the Torah or Law, the first five books of the OT: Genesis, Exodus, Leviticus, Numbers, and Deuteronomy.
- The six geese a-laying stood for the six days of creation.
- Seven swans a-swimming represented the sevenfold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Prophecy, Serving, Teaching, Exhortation, Contribution, Leadership, and Mercy.
- The eight maids a-milking were the eight beatitudes.
- Nine ladies dancing were the nine fruits of the Holy Spirit--Love, Joy, Peace, Patience, Kindness, Goodness, Faithfulness, Gentleness, and Self Control.
- The ten lords a-leaping were the Ten Commandments.
- The eleven pipers piping stood for the eleven faithful Apostles.
- The twelve drummers drumming symbolized the twelve points of belief in the Apostles' Creed.

Merry Christmas Everyone!!!!!!